

夜光杯

我住荣宅

邓伟志

最近读了王梦珍写的《走进荣宅》，让我想起我住在荣宗敬老宅的那段经历。

196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习室。工作地点先在瑞金花园陈毅住过的1号楼，晚上住在谭震林住过的3号楼。不久就迁到陕西北路186号的荣氏老宅。先与冯契牵头的上海哲学书编写组的专家同住荣氏老宅。哲学书编好后，社科院经济所搬进来，我们又同经济所的专家同住荣氏老宅。说同住，实际上只有我们学习室的几个单身汉住在里面，专家们是白天在这里忙碌，晚上各自回家。

当时，大家不称186号“荣氏老宅”，而是称“荣家花园”。荣家花园是我的学习园地，是我的学术起跑线。学习室主任由庞季云副院长兼任。庞主任在延安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学习室成员，在中央东北局又是研究室学习科科长，1949年后他在中南海工作，又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他深知学习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教导我们读书背书。他几乎是每月请一位大学者来给我们做报告。请厦大校长王亚南给我们讲经济，请复旦大学周谷城、周予同讲史学，郭绍虞讲文学，请冯契讲哲学，请文汇报副社长讲新闻学，请金仲华副市长讲国际关系学，请市委大秀才、新民晚报原总编辑文杰讲写作，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念念不忘。有次周谷城先走，周予同穿着一身新的呢子中山装缓缓走进。周谷城劈头就说：“今天是什么节日？穿得这么漂亮！”周予同似严肃、似轻松地面向我们等着听他俩

报告的年轻人说：“大家注意：西周又在发起对东周的攻击！”他看我们有点愕然，继续说：“我浙江人是东周，他这位湖南人是西周。”幼稚的我本来见了他们大学者有点胆怯，他俩这番对话，让我一下子轻松了好多。

让我们敬佩的还有三位文学老师，其中有一位年近八旬的王震老师给我们讲《论语》。大约讲了七八次。我们每人都一本正经地捧着老版本的《论语》听课，他这位老师居然两手空空，全靠背诵，背一段讲解一段。普天之下谁能把两万字背下来？有滚瓜烂熟的老师在跟前，他不劝说也让我们懂得不废寝忘食、引锥刺股不行。



齐铁偕 诗书画
一袈袈 / 深如黑夜 / 慢慢地抖
散开来 / 尘嚣沉降 / 湖面一片虚静 /
这时的心 / 轻轻放下了

《走进荣宅》里讲的那间二楼西头的荣宗敬卧室，是庞院长的办公室，小会在他房间里召开。东面隔壁面积较小的房间，是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的办公室。李培南曾任瑞金红大的班主任、延安抗大的老师。陆定一称他“小马克思”。他冬天穿一件旧军大衣，夏天中午休息是在地板上铺张草席，枕头边常常放个留声机，从留声机里学法文、德文。“小马克思”如此刻苦学习，我们作为他学生的学生怎么能不感动？中午我们与他俩同在一间只能放三四张桌子的小食堂吃饭。他吃什么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比我们多一小碟油拌辣椒粉……

前些日子的一个早晨，我打开手机，突然一条消息扑入眼帘：胡军去世。我不相信，接着又有几条相同内容的消息扑面而来。胡军兄刚刚才过七十岁呀……与胡军相交的往事，接踵而现。

1969年9月，我和胡军兄同时乘坐火车，经过三天三夜的颠簸，来到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三分场。很快，我们熟悉起来。我发现胡军很爱看书，而且看过很多文史哲的书，于是，我们经常在一起谈文学、谈历史、谈哲学。一天，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纸袋，然后从中掏出一叠杂志大小的纸，拿到我面前。我顿时愣住了，这有一寸多厚的一叠纸，用线装订成一本书的模样，“封面”上赫然三个大字：《浮士德》。边上还有两排小字：歌德（著）、郭沫若（译）。我急速地打开，只见到从头至尾是端端正正、恭恭敬敬用钢笔抄写的诗句。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问，你整个都抄下来啦？胡军点点头，是的一，一句不漏、一字不少！记得我曾经也看到过书本的《浮士德》，也想知道好好读一遍，但是，只看了开头几句，就觉得太难太深奥，无法读下去。我知道《浮士德》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但是实在难以往下读。现在，面对胡军一手抄写的这本《浮士德》，我发自内心、难以抑制的激动，而且由衷地佩服胡军的真功夫！

从此，我不仅与胡军有了更多的交往与深谈，而且在我心中有了一个榜样、一个学习的榜样！胡军不仅读书多，而且还有两个爱好，那就是吹竹笛和写毛笔字。每当我们从



大田里干活回到宿舍，大伙忙着自己的清洗，但是，很快就传来胡军的清脆、悦耳又动听的竹笛声。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是一个兵》，其中把竹笛的多种技巧运用得十分娴熟。还有，就是写毛笔字。那时候我们的宿舍东西长有三四十米，房间两边木炕、中间一条冬火炕，冬天怎么也少不了的火炕。胡军只要有空闲，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把白天搜寻到的各种旧报纸拿来写毛笔字。胡军的毛笔字一看就是有很深造诣，带有颜体风格，雍容大气，似乎还有魏碑的端庄、严整。那时候，宿舍熄灯很早，我和他各自找到一只用柴油的马灯。往往是宿舍的两头，他在写字，我在读书，有时通宵达旦。

几年以后，我调往场部宣传队，离开了三分场，两人就一直没有见面。

一直到十几年前，很偶然的，我在一家书店寻觅，突然看见一本《哲学是什么》、书脊上还有胡军二字。我顿时被吸引住，打开书本，只见勒口上介绍作者胡军现在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急急忙忙往下看，在介绍胡军简历中写

道：曾经是黑龙江省嫩江农场知青——啊，原来就是我的老朋友胡军！屈指数来，我们竟有三十年来没有联系了！再往下看，胡军的著作可真多：《知识论引论》《分析哲学是什么》《道与真》《知识论》等十来种！北大哲学系，有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任继愈……都是声名赫赫、闻名遐迩。我在想，如果

北大是中国高校的皇冠，那么。北大哲学系，大概就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也巧了，过不多久，我们原先三分场知青聚会，胡军也来了。我们两手紧紧相握，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再过几天，胡军到我家来，我们畅叙许久。也许已经是习惯，胡军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说到什么就在电脑上指指点点。

再过些日子，我接到在北京编写教材的任务。我把这消息告诉了胡军，他高兴地说，到时候我陪你好好看看北大。到了北京，我急急忙忙赶到北大，胡军陪我先看了著名的北大“一塌糊涂”（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我和胡军说，“文革”开始串联，我稀里糊涂随着人流到了北京，随即被送上大巴，就到了北

大。我记得是一个阶梯教室，地上铺着很大的炕席，每人发一条被子，说半垫半盖。胡军笑了，那就再找找那个阶梯教室？你就故地重游了？我们又到了北大西门，在那个金碧辉煌的校牌底下留了一个合影。一路跑来，总有年轻学子问候胡军老师。原来，胡军一直担任北大哲学系副系主任，里里外外的事总爱操心操劳。

不久以后，我又到了北京。我的一个博士、现在在北京工作的志强在一个蒙古包里设宴招待。我说请胡军老师吧——早先我已经给志强介绍过与胡军认识，很快，志强开车接来了胡军。乍一见面，我一愣，好像才一两年没见，但胡军瘦得厉害，我脱口问身体如何。胡军一脸笑容，说蛮好的。我突然发现胡军的嗓音变得低沉、有共鸣声，我随意开玩笑，在练美声？胡军一笑，意大利式——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间，大伙请胡军唱一曲。胡军随即来了一首《我的太阳》，顿时声惊四座，有人笑着说，啊帕瓦罗蒂呀！

……
现在，面对胡军兄的过早离世，我悲伤不已。遥望北方，口占一首：
五十年前风雪狂，
茅屋油灯相抵掌。
自然人文未名湖，
留得今日惆怅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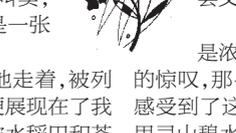
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洒了进来，淡蓝色的天空里夹杂着雪白的云朵，肆意的蝉鸣声与那些因为游客没有系安全带而发出的扰人的警报声交织在了一起。七月的一天，我们前往一个历史悠久的景区——南靖县的云水谣土楼。从厦门出发的车程很长，我们又凑巧是第一个上大巴的，靠窗。随着鼓浪屿、跨海大桥一个个闪过眼帘，来自各地的游客们也在停车点接二连三地上了大巴。不同的地方总会有着不同的景观与不同的风土人情。放眼窗外，路边的植物并不是像上海马路旁的梧桐树、银杏树那样，而是一种株颇有热带风味的一株桐桐树。

导游对我们说，这个结构符合力学，可以抗风、抗震，使楼更为结实。100多年前，漳州一带常有匪患滋扰，当地的先民就地取材，用三合土、木头和石头筑就土楼居住和防御。

怀远楼的主人来自中原的怀杨简氏家族。它是居住地，同样也是学堂。走进怀远楼唯一的大门，来到内环楼“诗礼庭”，路过小天井，就是内环楼的主体“斯是室”，两边柱子上挂着对联：“斯堂诂为游观计敦书开耳目，是室何嫌隘惟思尚德课儿孙”。说明长辈在此议政，子孙在此功课。上厅的两副对联写得真好“书为天下英雄胆，善为人间富贵根”。“世间善事忠和孝，天下良谋读与耕”。忠孝为本，耕读传家的中华文化历历在目。

站在土楼内部向上观望，在4层楼的环抱下，是蓝天白云的一个大圆，美极了。导游说它那独特的闽南官话对我们说道：“这土楼啊，一层是厨房，二层是仓库，三、四层住人。现在还是有当地人住在里头的，所以有些区域是不能进去参观的”。也怪不得我们在参观这土楼时能闻到一股股炊烟的味道，能听到当地人三言两语的聊天声，能看到当地人在土楼里搭起的架子上晾起的一件件衣服，这多少有点煞风景，但何尝又不是烟火气息呢。

如果说参观土楼时感受到的是浓厚的历史氛围和对于古建筑的惊叹，那么漫步在云水谣景区内便是感受到了这里的山清水秀，以及对于这里灵山碧水情不自禁的赞美。在潺潺流动的小溪旁，在百年的大榕树下，那蝉鸣声好像一刻也没消失过，那当地人的吆喝声仿佛也一直在耳边此起彼伏。在几乎每个路口、每个转角，都能看到当地人在卖着他们自制的冷饮和雪糕。他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欢迎着每一个到此的游客。我想，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当地人的叫卖声，才让云水谣土楼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游客们都爱来的旅游胜地，更是让人们在这里体会到了当地浓厚的人间烟火和那独有的风土人情味，还有代代传承的文化底蕴和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再乘车没过多久，我们的目的地：云水谣土楼就到了。导游再三叮嘱我们要做好防晒，带上饮用水。刚下巴士，许多当地人便拿着一顶顶斗笠围在我们的周围吆喝着叫卖，这些当地人戴着的斗笠下是一张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面孔。

我们沿着石子路不断地走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怀远楼便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土楼和村子都被水稻田和茶山包围着，放眼望去，便是一幅安宁的田园山水画，怀远楼前的平地有块用鹅卵石排成的太极图案。它建成于1909年，是目前为止建筑工艺最精美、保护最为良好的双环圆形土楼，堪称传统民居建筑艺术的佳作。我国著名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就曾在这里取景。它的楼基用巨型鹅卵石和三合土垒筑3米多高，墙体至今仍然非常坚固和美观。它楼高四层13米，直径38米，每层有34间房，共136间。站在怀远楼楼外的墙边把脸贴着向上看，能看到楼基的下围小，中间大，到了上层又逐渐缩小，形状像橄榄。

闺蜜如酒，越陈越香。依稀记得一句歌词——“朋友还是老的好，老的朋友最可靠……朋友还是老的好，一路年少走到老。”老朋友之间，几十年的情谊，是胜似血缘的存在，是时时牵记彼此的心底暖意。闺蜜亦是如此。

初识牧言时，她十八，我也十八，都是如花的年纪。同一张双人床，她睡下铺，我睡上铺，后来就不分彼此了，经常是上下铺轮换着睡，同学要找我们中的一个，必须先掀开蚊帐确认一下——那个好看的是她，相貌平平的是我。说到“心有灵犀”，那是最恰如其分的，比如我们经常会同说同一句话、做同一件事。暑假漫长到无聊，我提前偷跑回了学校，刚在寝室坐定，她也来了，说是回来看书的。哈哈，这下好了，也不无聊了，书也看不成了，嘻嘻哈哈地约着看电影去了。

毕业后，我们各自工作、恋爱、结婚，在通信方式远不及现在便利的年代，依旧保持了很热络的联系，比如她的婚礼是我主持，她的女儿是我的干闺女。也一同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和聚会。多年后，两个孩子居然同时选择了同一国度读硕士，而牧言也是多次代病中的我尽了母职，去看望、照料我的儿子。牧言毕业前与同班男生谈起了恋爱，毕业后不久便结婚了。中

文系的女生傲气，不肯落俗套的，故而婚礼并未大摆筵席，而是轻松随意的西式茶会，男女主角领跳第一支舞，继而变成全场的狂欢，真的是非常特立独行、记忆深刻的一场婚礼了。可惜，十多年后，他的先生罹患了绝症，在病中，他完成了《生命的留言——死亡日记》的写作和出版，以他的坚韧和出色的文笔，在国内引起了轰动，也成为

一生有你

李珏

了留给我们所有同窗最后的宝贵礼物。在赠予我的书的扉页，写着“你是男同学最好的女同学”，那是首肯我与他妻子是必须要好闺蜜的意思吧。而我们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友情，持续了整整四十年。

十年前，我做了一次大手术，术后第一夜，是牧言看护的。那晚，我因为麻药的缘故一直昏昏沉沉的，只记得她不停地为我赶蚊子、喂我喝水，忙乎了一整夜。牧言住在朱家角的大房子里，她说那里空气好、菜也新鲜，所以叫我每次化疗后都去她家住，而她则是每天下班后亲自下厨，变着法儿地为我增加营养。晚饭后，照例是我们的“闺蜜时间”，或者是淀山湖畔的

漫步，或者是古镇的散漫徜徉，说着体己话，叹两句风景无限，就这样，耐心地陪伴着我走出疾病带来的困惑，重拾生活的信心。

牧言好客。她的家，已经被好几位女同学宣布为“娘家”，也就是说，那是可以任性的地方，偶尔撒个野、放飞一个都对没问题的；同时，那更是为你遮风挡雨的地方，因为女主人有爱有耐心，会倾听、懂包容。由此，六月初解除静默后，我丝毫没有耽搁，直奔牧言家。我们在院子里支了口大锅，热热闹闹地用柴火煮菜饭、卤猪脚，沐着金色炫目的晚霞，为劫后的自由举杯。

今年，恰逢我术后康复十周年。在生日那天，牧言约我一起午餐、喝茶，两人聊得尽兴。是晚，感慨中写了几行文字，对四十年的“闺蜜情”聊作总结——所谓闺蜜，就是：那个记着你重要日子的人 / 那个开心时一起欢笑的人 / 那个失意时耐心倾听的人 / 那个迷糊时把你骂醒的人 / 那个与你同步容颜老去、而相见时却能瞬间绽放光彩的人……在我的“闺蜜节”，谨祝节日快乐！

那座城，有女朋友们，便会一次次吸引我回眸、重返。

责编：刘芳